



朱偁在莫愁湖曾公祠 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后人呼声

守护民族记忆, 请为朱偁塑像

朱偁的名字, 不应该被淡忘。“请记住, 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保护文物古迹, 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天职。”在民进南京市委递交的一份集体提案中, 建议为朱偁先生塑像, 并设立朱偁先生纪念馆, 永远提醒后人珍视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要给朱偁先生这尊雕塑题词, 最合适的称谓是什么? “文化守护、民族记忆, 关于朱偁先生的精神, 我想说这八个字。”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说, 朱偁不仅是城墙的“守护神”, 更是民族文化的守护

者。“龚自珍说过, 要灭一个民族, 先灭它的历史文化记忆, 而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记忆, 是非常危险的。”董健认为, 在今天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 如果没有人守护民族文化, 那么我们将面临丧失民族记忆的危险。因此, “继承朱偁精神, 已不仅仅是一个文物保护的问题, 而是如何守护文化, 保持民族记忆的问题。”

“应称朱偁先生为伟大的爱国者。”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季士家说, 朱偁先生的爱不是空的。爱他生存的城市, 爱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文物古迹, 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沧桑往事

灾难中, 一个学者的风骨和情怀

“不能忘情的, 还是民族与社会”

1965年, 已是“文革”前夜, 山雨欲来风满楼。集体噤声、全民失语。

2月3日, 南京梅花山。朱偁看见工人施工挖出的孙权墓下水道砖被丢弃路旁, 便报告了文保会, 并写了《梅花山孙权墓砖》一文——尽管他知道此事未必会被重视。

这一年, 他还写了《龙广山新发现之晋陵》《江乘古城遗址》《从一篇新发现的明人故官记中研究明故官的制度建筑》——尽管他知道这些文章都不会被发表。11月、12月, 朱偁还根据新的考古发现重新绘制了《南京古迹图》……

其实, 他已经被撤职, 只是南京图书馆的一名普通职工。他之所以做这些, 不如听听朱偁自己的心声: “我们所不能忘情的, 还是民族与社会, 我们还愿意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造福于民族, 造福于社会。”

“先生希望对我的考古有帮助”

朱偁的故交和学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赞初回忆往事时不胜唏嘘。“60年前, 我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书时是朱偁先生的学生。1950年我到南京博物院工作, 又有机会跟朱偁先生学习, 常常一起到南京近郊调查文

物古迹……“文革”前夕的一天, 我去理发店理发, 排队的时候碰到了朱偁先生, 他又跟我谈起了考古。朱偁先生告诉我, 明孝陵曾经在清嘉庆年间被上百人盗了一个晚上, 但第二天一早被官府发现, 没盗成。这是一般的资料中没有记载的……朱偁先生告诉我这些, 是因为他自己虽然不在考古工作的位子上, 但希望能对我, 对当时的考古工作有所帮助……”

“多情最是台城柳, 犹自依依恋故人。”斯人驾鹤西去, 如今的蒋教授也已满头白发。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战士迎着炮火冲向战场”

“他的行为不亚于战士迎着炮火冲向战场。”民进南京市委调宣处处长、南京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王长才说, 朱偁先生正是以一个文化赤子对历史文化的敬畏, 在象征南京古老文明的明城墙遭遇破坏之时, 无私无畏地挺身而出, 这正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捍卫历史文化而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

“城墙在, 父亲就在”

朱偁之子朱元曙说: “父亲把南京的文物古迹融入自己的生命, 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南京的文物古迹。只要南京的文物古迹还在, 只要南京的城墙还在, 父亲的生命就还在, 即使这一切都毁弃了, 只要父亲的书还在, 父亲的生命也一样存在……”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是著名经济学家、史学家朱偁百年诞辰。他的名字和生命, 已经深深融入了南京的文物古迹、一草一木。50年前正因为他的一声震喝, 才有今日之南京明城墙。斯人驾鹤西去, 留给今人的却不应只是怀念, 更应有警醒和责任。昨天, 朱偁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在宁举行, 这位“护城之神”坚毅而刚强的学者风骨令人追思无穷……

守护民族记忆 请为朱偁先生塑像

故交追忆往事, 让我们聆听一个学者的风骨和情怀

■记者视点

纪念朱偁, 有些“该来的”没有来

纪念朱偁先生, 需要理由, 又不需要理由。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又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的研究成果和著作至今仍为后世所用。然而, 中华文化的璀璨星河中, 留下煌煌巨著的并不止朱偁一人。今人之所以缅怀朱偁先生, 更是因为他对民族、对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及背后深深的爱。正因为这份爱, 他才在万马齐喑的时候振臂疾呼, 舍命护城。

今日之善良的人们, 谁都不忍回顾朱偁先生蒙冤辞世的悲痛一幕。然而, 如果逝者留给后人的只有心痛, 岂不枉然! 王长才先生说得好: “我们要像朱偁先生那样, 担当起保卫南京历史文化责任。尤其是手握江苏和南京领导实权、拥有城市建设规划红线权的政府官员们, 在推进南京现代化建设的时候, 不忘继续维护好明城墙和南京所有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昨天, 这几乎是与会者一致的呼声。

然而, 对照一下出席座谈会的部门、单位和人士名单, 却不免让人有一点遗憾。在座的有主办方江苏省文化厅, 承办方省文物局、南京图书馆, 还有在宁高校、政协、民主党派、文化名人、新闻出版局的相关负责人及代表, 却未见其他与城市建设、规划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单位, “其实, 更应该来听一听座谈会的, 恰恰是这些没有参会的部门和单位。”部分与会的专家毫不客气地说。

就在不久前, 有人提议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朱偁先生纪念活动。不料某组织面对此建议却颇为犯难, 理由很简单——朱偁先生的“级别”还没达到一定的标准。“难道只有高级官员、政界领导才有被‘纪念’的资格吗?”一位专家感慨, “可以说, 在城市规划和保护问题上, 三个市长也比不过朱偁先生!”

早在上世纪30年代, 朱偁先生就意识到了城市建设对文化古迹的破坏, 正因为此, 他才艰辛寻访, 遍查南京古迹并著书提醒并供施政者参照。遗憾的是, 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因城市建设大肆破坏文物古迹的现象时而有之, 今日之保护力度虽显著加强, 却仍未完全处理好建设与破坏之二元关系。一位代表对记者表示, “一个城市的灵魂该怎样锻造, ‘城隍’要不遗余力, 然而, 现在指望哪一个部门做城隍都是不切实际的。”昨日的座谈会, 基本定位以“学术”为主。与会者在普遍称赞“很成功”的同时又不免有小小的遗憾: 如果相关职能部门也在座, 这个会议的效果和意义将更好。据悉, 名单是由主办、承办单位和朱偁先生家人一起商讨决定的。相关的一些部门没有到会或许也不能怪他们, 许是并未在受邀之列。然而, 如果我们听到了这些部门也主动举办了纪念朱偁先生的相关活动, 岂不更加欣慰! 快报记者 郑春平

■今之传承

他至今仍是我们的“向导”

“直到现在, 朱偁先生的很多书仍然是我们南京文物工作者的工具书。”原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韩品崢说, 这几年在文物考证和保护方面又编了不少书, “但更多还是以朱偁先生他们1930年代的调查为依据。”

南京出版社项目部主任、教授卢海鸣一连列出了文保领域多项由朱偁先生留下的宝贵财富, 以及开创的“第一”。

是他, 采用了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新方法。可以说, 南京地方文化学者真正地走出了书斋, 到街巷中去, 到田野中去, 实际调查, 是从朱偁先生开始的。

是他, 建立了六朝台城研究的框架。朱偁首次对有着“千古之谜”的六朝台城的规模、形制、结构、位置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其论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是他, 奠定了南京寺庙研究的基石。朱偁先生对历史上有据可查的226座寺庙进行了全面研究……

70多年前, 当20多岁的经济学教授朱偁背着一部相机跋山涉水, 踏遍古都南京的土地寻访古迹时, 他可能不会想到, 他所留下的2000余张照片和关于南京古迹文物的考证文字, 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些古迹文物最为详实的记录。

你说, 他不是南京的“城隍”, 又是什么?

“今天, 我们站在明城墙脚下仰望高高的墙堞, 或是站在台城上放眼, 震撼我们心灵的, 决不仅是明城墙的峻拔雄浑, 还有朱偁先生不朽的事迹和精神。”民进南京市委调宣处处长王长才说得深情, 却不乏尖锐: “我们的城市规

划建设者们, 手上有画红线的那支笔, 更要有保护传统文物和古迹的责任心!”

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古迹文物, 我们习惯于讲“保护”, 当然我们也应该保护, 但是我们不能放过那些破坏文物的人。城墙已屹立了600年, 如果没人破坏, 根本不会被毁。因此, 我们更关注的是“破坏”这个词。

目前, 明城墙保护得到政府重视, 却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例如, 本是一个整体的明城墙, 却像被“切香肠”一样, 分归各个区和部门管理。中华门段城墙、水西门遗址公园、东水关遗址公园等都分属不同的区。有的地方从利益出发, 擅自将城墙一些地段或景点进行所谓开发或利用。“最普遍的现象, 就是在城与河之间建餐厅、游乐场或办公用房。”

在今年的南京市政协全体会议上, 民盟南京市委建议, 南京明城墙应统一管理, 避免出现建设性破坏。“保护好明城墙, 是对朱偁先生最好的交代。”

杨国庆说。

■现场花絮

外孙女含泪致谢

往事并不如烟。在昨天的座谈会上, 朱偁先生在南京、外地和海外的家人多次热泪盈眶。朱偁先生的外孙女卓越是前一天刚从德国赶到南京的, 她起身向在座人士含泪致谢。会后她对记者说: “明天, 我要去给外祖父上坟。”

朱偁去世时卓越才十来岁, 儿时对外祖父的记忆更多的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长大后才知, 外祖父还是一位“勇敢而不凡的学者”。如今, 定居德国汉堡的卓越不时会收集一些有关外祖父的报道或研究文章。在获悉这次座谈会之后, 她还特地驾车到数百公里外的柏林, 将此消息告诉长眠在那里的外婆……昨天, 她还给记者看了几张照片, 其中一张是她和母亲在朱偁早年德国留学的大学的合影。“明天, 我要带着这些照片, 去外祖父的坟前祭奠。”

快报记者 郑春平 常毅



六朝故垒

故垒荒凉迹未消, 秣陵风雨自飘潇。
齐梁宫阙萧条尽, 何处苍苍问六朝。

朱偁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